魅丽文化

花火工作室

她乃堂堂公主，他不过是出身寒微的武夫。
婚后出了宫，山高皇帝远，她就不信治不住他，他敢在她面前乱来！

驸马，你过来

风清烟/著

驸马，你过来！掰着指头数数本宫的优点！

她是刁蛮无理三公主，新婚之夜摆架子，树威信！

他是军功显赫狼少年，以柔克刚，曲线赢得公主心！

一二三四五，驸马数得好辛苦！

这个公主，明明看起来不可一世，怎么私底下像个小孩子呢？

史上绝无仅有的宠妻驸马VS骄纵刁蛮任性的公主殿下

超温馨斗嘴！小夫妻宝典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, LTD

驸马，你过来

风清烟/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驸马，你过来 / 风清烟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，2015

ISBN 978-7-5399-8275-5

Ⅰ. ①驸… Ⅱ. ①风… Ⅲ. ①言情小说－中国－当代 Ⅳ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15）第 085100 号

书　　名	驸马，你过来
作　　者	风清烟
出版统筹	黄小初　邹立勋
选题策划	花火工作室
责任编辑	胡小河　姚　丽
文字编辑	向婷婷　陈　琳
责任监制	刘　巍　江伟明
封面设计	迷花鹿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团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团网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　　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　　刷	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　　本	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　　张	9
字　　数	160 千字
版　　次	2015 年 7 月第 1 版　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275-5
定　　价	24.80 元

（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CONTENTS

目录

第一回　年少曾把花来嗅/001

第二回　春花秋月几时了/016

第三回　欲将心事付明月/022

第四回　落花如梦道情思/033

第五回　心悦君兮知不知/050

第六回　风起云涌意难平/063

第七回　一片冰心在玉壶/087

第八回　嬉笑怒骂情意生/093

第九回　西窗剪烛语还羞/119

CONTENTS

目录

第十回　桃花三月是非多/125

第十一回　多情却被无情恼/134

第十二回　此情只道是寻常/144

第十三回　我言秋日胜春朝/165

第十四回　金戈破梦劳燕飞/191

第十五回　羌管悠悠离人曲/249

第十六回　白骨江山曼陀罗/264

第十七回　六年一梦枕上书/272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第一回 年少曾把花来嗅

FUMA·NIGUOLAI

灵隐寺乃皇家御寺，草木葱郁，青山环绕，曲径通幽。

佛寺内，一个身着落霞扣金烟云衫的少女虔诚地给顶头的观自在菩萨三叩首，甫起身，她身边模样清秀的丫鬟连忙过来搀扶，她摇了摇手，径自走向一旁的了然方丈。她走起路来倒是十分好看，弱柳扶风，裙带摇曳，步步生花。

少女恭敬地添了一锭元宝作为香油钱，这才伸出葱根似的手，那一旁的小丫鬟忙敛着头，扶着这个少女，款款出了灵隐寺。

这少女正是凤国的三公主凤云罗，年方十四。

她秀美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自嘲："还有两年就及笄了呢。"

"公主，您这般虔诚叩拜，这灵隐寺的众菩萨一定会保佑您的。"她的贴身丫鬟秀云急忙劝道。

云罗脸上的哂意未减，淡淡道："如今凤国与北方月氏国剑拔弩张，这仗是迟早要打起来的。那月氏国人，逐水草而居，在马背上长大，在马蹄底下讨生活，个个都是以一敌十的勇士。我中原凤国，不善骑马，又不及那些蛮人身强力大，这一仗恐怕……"

"公主……"

"看父皇的意思，似乎是想待我及笄之后，嫁给西域国的国王，向西域国王借得精锐骑兵，助我军一臂之力。只是我听人讲，西域地处荒寒，终年不雨，实非宜居之地。且那西域国王已年过不惑，与父皇年岁相当……"她声音里带着某种刻骨的荒寒。

秀云的嘴张了几下，劝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，最后徐徐叹道："公主，难得出来一次，这些不开心的事，您就别想了，好好散散心吧。"

云罗看了眼四周，灵隐寺山灵木秀，的确是个灵气充沛的好地方，也就应了声，由秀云扶着在寺周转了转。

烈日正当头顶，少年身着一身蓝布旧衣，虽是旧了些，看着倒也干净。背上背着一大捆柴火，腰间挎着的却是一柄尺余长的剑，剑由干净的白布细心包着，只露出一头寒光闪闪的剑柄，看得出是柄好剑。

少年看起来高高瘦瘦，身材却很精壮，相貌颇为英挺，却还略带些稚涩。汗珠儿滚在黝黑的皮肤上，在炙热的阳光映照下，似一匹闪耀着动人光泽匹练。

最为特别的，是那一双雪亮的眸子，亮得似雪光、似刀影，使他看起来就像林间突然闯出的一头年轻的野豹。

"你来了。"

年老的了然方丈笑着说了句，将他迎入院内。

少年咧嘴笑了一下，一口白牙有些亮眼。他卸下身上的那捆柴，好生地码在柴房里，这才回头和住持说道："我看寺里的柴火快用完了，就赶紧去砍了些新的补回来。"

"你是个好孩子。"了然方丈和蔼地笑着。

谢允然不好意思地挠挠头。

说起这位淳朴野性的少年，身世却颇为传奇。

十八年前，凤国大旱，赤地千里，饿殍遍野，百姓易子而食。许是不忍看着自己的孩儿沦为果腹之食，他的双亲将尚在襁褓中的婴孩弃在了后山。

孰料这个婴孩竟是个命大的，非但没有被野兽吃掉，反而被一头刚刚丧子的母狼叼回去充当狼崽喂养。

这个自小喝狼奶长大的少年凶狠异常，徒手就能将一只成年鹿撕碎，身手矫捷若脱兔，连那些成年豺狼碰到他，都要忌惮几分。

过了七八年，母狼去了，这个比猛兽还凶狠的小孩竟然守在母狼身边，饿了几天也不肯走。

了然方丈时常在后山采药，偶尔会碰到这个狼孩，只当是他的孽障，并未多管。

后来见那狼孩饿晕在母狼的尸首旁，遂动了慈悲之心，将他领了回来，教他说话、写字、习武，让他学习人的礼仪，还让他随自己的俗家姓，取名谢允然。

少年刚入寺庙时，凶狠又淘气，浑身戾气，逮住只活物就撕碎开来，弄得自己浑身是血，还阴森直笑。了然方丈一遍遍给他念佛经，又不辞辛劳地照顾他，十年过去了，少年沾了佛性，心地善良不少，眼神越来越温和。

当初那只凶狠暴戾的小狼，似乎真的变得似忠犬般温驯善良。

谢允然会上山去砍柴打猎，换了铜钱，全数都给方丈。

他功夫俊，反应又灵敏，每次上山都收获颇丰，这么些年下来，统共卖了不少铜钱，却没给自己留下一个子儿。

想起十年前的种种，了然方丈看少年的目光越发和蔼了，换了十年前，他怎么也无法想象，那样凶狠残忍的小孩竟能像如今这般淳朴善良，懂得体恤旁人。

了然方丈的目光落在少年腰间挂的长剑上，见他将长剑用白布细心包好，那白布的料子竟比他身上的旧衣料子还好。

了然方丈赞许地点头："好好珍惜。"

谢允然咧嘴一笑，垂眸看着自己腰间那物，眼里有着看情人一般的温柔。

"这是方丈赠我之物，我定会以性命护之。"

告别了方丈，谢允然离开了灵隐寺。方走至后山，却见一个少女，由她的丫鬟扶着，从他身边走过，浮起淡淡的香风。

少女身形窈窕，面若桃李，发如堆鸦，双眸剪水，一双潋滟凤眼，似若含情，又透着些高不可攀的冷冽，一时竟叫他看呆了。

一方蜀绣苏锦的绣帕远远地飘了过来，香风袅袅浮动在鼻尖，谢允然痴痴地回过神来，伸手接住那方绣帕。想着这是那女子手中之物，突然觉得烫手起来，若是丢掉，心中又舍不得；若是拿着，整个身子却又跟着发烫。

谢允然自个儿闹了个红脸，正要出声去喊那少女，那一对主仆已然走远，他立刻追了上去，喊道："姑娘留步。"

秀云搀扶着云罗正要上那马车，忽然听到有人在身后疾呼，云罗微微侧脸瞧去，便见一个身着旧衫的少年疾步而来。少年耳根扑着些许红晕，一双眼睛却亮晶晶的。

云罗的秀眉微微蹙起，秀云连忙护在云罗跟前。她们此行出来，连一个侍卫都没带，皇城之内，天子脚下，莫非还有登徒子敢对公主无礼？！

秀云厉声喝道："大胆刁民，竟敢冒犯我家主子！可是脖子犯痒，不想要脑袋了？！"

谢允然被秀云一通怒斥，茫然无措地立在跟前。他下意识地去看那方绣帕的主人，见她一双妙目正看向自己，端的是看入了他的心里，心窝子都被她那明亮的目光照着，他心里动了动，开口："我……"

"你什么你！"秀云不耐烦地打断，死死护住云罗，"我不知你靠近我家主子有何目的，但你心里要明白，我家主子来头大得很，你若是敢动我家主子一根汗毛，定叫你人头落地！今日主子上山礼佛，不愿见血光，饶你一条狗命，还不快滚！"

"你！"

少年嘴笨，说不过伶牙俐齿的秀云，被人如此一通辱骂，此时眼中已经有了怒气。他瞪着秀云，黑瞳竖着，像林子里要吃人的豹子。

秀云吓了一跳，暗道这贼子的眼睛好生吓人，转念想着有自家公主在后头给自己撑腰，顿时腰杆又硬了几分，正要骂回去，身后却传来云罗的声音。

"秀云，不得无礼。"

云罗越过秀云，莲步轻移，向谢允然走来，谢允然只觉随着云罗的逼近，那股香风越发清晰，方才的怒气顿时消退，只剩下满脸的无措，握着绣帕的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。

“你是来还我绣帕的吗？”

谢允然点点头，连忙将绣帕递上。云罗看了一眼，她的绣帕是月白色，质地细腻，少年的手虽修长有力，但肤如麦色，手掌宽大，长着粗厚的茧子，衬着那丝细腻的白有些刺眼。

察觉到少女正打量着自己的手，谢允然俊朗的脸微赧，他的手太大，太粗，并不好看，这样想着，心里头微微有些失落和难过，自己也不知为什么。

云罗并未去接那方绣帕，而是摇了摇头。她是还未出阁的黄花闺女，绣帕这种随身之物给陌生的男子碰了，自然是不能要了。

少年见她不要，心里划过淡淡的失落，拿着那方手帕不知所措，揣也不是，丢也不是。

云罗的目光落在谢允然腰间白布包着的那一柄长剑上，眼里闪过一丝兴味，有点惊讶：“是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提到这柄剑，少年似乎很高兴，放松了不少，伸出粗粝的大掌，隔着白布温柔地抚着剑身。

“你会武功？”

少年对于云罗会问自己的事有些受宠若惊，笑道：“会些招式。”

他口头上虽然说得谦虚，但云罗观他在说这话时，笑容温和，眼里有着自信，于是微微一笑，问：“在做什么差事？”

“平时会上山砍柴打猎，有时也会去衙门帮差。”

云罗淡哂，有些不屑：“如今国家眼看和月氏国大战在即，战鼓鸣响，多少河山变成战火之地，多少妇孺惨死屠刀之下，多少热血将士为保护故土洒下一腔热血？

“你一个大好男儿，一身武艺，又得到一柄宝剑，却不去征战沙

场、上阵杀敌，只知道躲在山间打猎砍柴，做一个愚钝农夫。你又岂对得住你一身的武艺，对得住你腰间的那柄宝剑？”

谢允然愣了愣，望着她，年轻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灼热的光芒。

他从小在山野间长大，便是一只井底之蛙，所见所闻不过是灵隐寺的方圆十里而已。如今，面前这个美丽少女短短的一番话，却像是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。

从那个世界漏开的门缝里，他嗅到了一种气味。

这种气味令那种与生俱来、伴随着他幼年成长，而后又在他成长时被死死压制住的东西，在身体里疯狂滋长……他想要去那充满血腥与屠戮之地，满足令他身体蜷曲和喑哑的渴望。

云罗不欲多留，令秀云扶她上马车。谢允然怅然地望着她的身影：“姑娘，你的绣帕？”

“劳烦公子替我扔了吧。”云罗脚步不曾停留，上了马车，随口说道。

镶金的车轱辘卷起厚厚的尘土，遮挡了他的视线。

他失落地看着手中的绣帕，为什么要扔掉呢？她不喜欢吗？他小心翼翼地将绣帕叠成一枚小方块，郑重地放在衣襟中。

如此，他的心里头好似被放了块小东西，不大不小，刚好装满他的心脏。他咧开嘴满足地笑了。

云罗和秀云回到了宫中，秀云吩咐丫鬟备好水，又在沐浴的水中撒上各式花瓣和玫瑰精油，这才伺候云罗褪去衣物沐浴。

待沐浴完毕后，候在门口的丫鬟进来禀报，说是皇后急召三公主云罗进宫，有要事相商。

“我知道了。”云罗懒洋洋地挥手，让那丫鬟下去，吩咐秀云给她梳头穿衣。

觐见皇后娘娘，她从来都不会马虎。梳什么发髻，穿什么衣服，都要讲究到极致。

她的母亲贤妃在生她时血崩而亡。虽无母亲帮衬，但对于孙皇后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她从不会刻意曲意逢迎。

她是公主，是换取父皇江山稳定的筹码。跟家畜要养肥再宰是一个道理，她们这些公主，在出嫁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伤。因此她无论做了何事，孙皇后都动不了她。

秀云给云罗梳了个如意双髻，戴上一串珍珠抹额，发间缀玳瑁、珠钗几支，选了一对与抹额相称的珍珠耳环，莹莹坠在两个粉嫩的耳垂下面，看起来明艳如秋水，彩秀辉煌，好不动人。

“皇后娘娘召公主进宫，不知所为何事？”

“皇后乃后宫之首，统领后宫，自然要为父皇分忧解难。父皇最近在烦些什么，皇后找我，必然就所为何事。”

“皇上在烦忧什么……皇上最近日日都在头痛如何开口借兵一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秀云猛地噤声，低着头，无声地给云罗整理发髻。

云罗沉默地看了秀云一眼，只道：“再添些珠钗。”

戌时时分，天地昏黄，万物朦胧，夜明星疏，秀云扶着云罗上了步辇，穿过九曲回环的宫闱，停在翠微宫含风殿前。

一个随身太监猫着腰进宫传报，过了一盏茶的工夫，便迈着小细步，猫着身子走出来，给云罗行了个礼后，便领着她进入殿中。

殿内焚着名贵的熏香，再加上含风殿内习习凉风，香风袅袅，身处其中，肌肤细腻无汗，还有盈盈幽香。

孙皇后端坐在上方，保养得体，仪容端庄，看起来不过三十出头，实则已年逾四十。她威严的目光扫过云罗头上的各色珠钗，眸中微微划过一丝异样，很快又淹没在深邃的目光之中。

“儿臣参见母后。”

云罗似若未觉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

孙皇后并未让她起身，而是端起一杯茶：“你的父皇共有五个女儿，老大、老二都已出嫁。你生得端庄秀丽，和你那逝去的生母贤妃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性子也和你母亲相似，德容恭谨，温和有礼，讨

人喜欢。难怪坊间称呼你为‘第一公主’。”

“母后谬赞了。云罗不过是因为身体里残余的一缕外公的血脉才徒有其名罢了。”

云罗的母亲贤妃，乃逝去的辅国公云唯庸之女，算起来，云罗便是辅国公的外孙女。

先帝驾崩后，刘太后趁着幼帝孱弱，篡权夺位，淫乱后宫，生下刘姓子嗣，改国号凤为刘，册封刘姓子嗣为太子。

天下文人清流，大批其“牝鸡司晨”，篡国夺权，其心可诛。

刘太后勃然大怒，设立了特务机关，举国彻查，大肆清洗反对她的文人和大臣，许多无辜之人也被牵涉其中，举国上下陷入一片恐慌之中。

彼时，当今的皇帝凤宏远不过是一个不得宠的皇子，是云罗的外公、辅国大臣云唯庸辅助他，斩刘太后赐封的刘太子，带领禁军逼宫，砍下刘太后的头颅，血染皇宫一天一夜，才惨烈地夺回凤国政权。

当今圣上对辅国公尊敬有加，尊称他为太傅，坊间亦对辅国公尤为尊敬，天下清流更以辅国公马首是瞻。

然则辅国公在圣上登基不久，就顽疾复发病逝。云氏满门忠烈，辅国公的子息而后通通战死沙场，无一人生还。连辅国公的女儿贤妃也在生产时血崩而亡，子息断绝，令人扼腕而叹。

而今只余贤妃之女，三公主凤云罗这一缕残余血脉。出于对云氏满门的尊敬，即便云罗并无当年云氏满门的惊才绝艳，坊间也尊她为凤国第一公主。

孙皇后不置可否，道：“如今你已经十四岁，再过两年就要及笄，是时候考虑婚姻大事了。皇家的女儿，出嫁自然不能随便，须得门当户对，这样才不会辱没了你父皇的名声，你说是不是，云罗？”

她放下茶杯，睨着云罗，接着道：“你认为什么样的人，才配得上做我皇家的夫婿？”

云罗心中却冷冷低笑，能与皇家门当户对的，舍皇家其谁？只是脸

上依旧不紧不慢，淡淡地答道：“婚姻大事，自然由父皇和母后做主，儿臣不敢逾越。”

“云罗果然贤良端庄，聪明懂事。”孙皇后微微笑道，“不知云罗以为，西域乌孙国国王如何？”

云罗寒声说：“西域乃苦寒之地，儿臣不畏寒苦。只是这乌孙国乃西域小国，如何能和我中原大国相提并论？儿臣乃父皇之女，乃凤国公主，委身下嫁于区区小国，恐怕有损国威。”

她扬了扬下颌，精致的脸和流光四溢的钗环在烛光的映衬下越发容光焕发，散发出不容逼视的华贵光芒来，就连孙皇后都要在这盛气凌人的华光下输上几分。

今日她刻意让秀云为她精心装扮，华贵的妆容、富丽的衣饰，为的便是莫要输下阵来！

尽管云罗心知，无论她做什么，都改变不了两年后和亲西域的事实，即便如此，她为何还要放下脸面，让人践踏？

“好一个有损国威！”孙皇后冷笑，“云罗不仅相貌和贤妃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这……性子，也像极了贤妃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她的目光落在云罗头上的各色珠钗上，顿了顿，“如今国家和月氏国大战在即，国库紧缺，你身为公主，理当以身作则，勤俭废奢，这些珠钗，还是让母后替你摘了吧。”

孙皇后喊了声：“戴嬷嬷，桂嬷嬷。”

两个婆子立刻应声站了出来，其中一个婆子手上还拿了个首饰盘子，两人面无表情地说了声“得罪了”，便伸手作势要拔云罗头上的珠钗。

“放肆！”云罗厉喝，“本宫乃凤国公主，万金之躯，凭你们这样卑贱肮脏的奴才，也妄想碰本宫？”

她柳眉横挑，容光威严，逼得两个嬷嬷后退了好几步。

云罗冷哼一声，而后看向孙皇后：“母后，今日是儿臣考虑不周，往后儿臣定当谨记母后教诲，勤俭废奢，以身作则。”

说罢，她伸手，将自己头上的钗环发饰，连同那个珍珠抹额，摘得一干二净，如数丢在桂嬷嬷手中的首饰盘子里。

看着她这番略带挑衅的模样，孙皇后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，但很快就恢复了威仪端庄的模样。

云罗离开含风殿后，桂嬷嬷捧着一盘子的钗环首饰，恭敬地问孙皇后这些首饰如何处置，孙皇后冷冷地瞥了一眼："扔掉。"

戴嬷嬷眼神好，看出了孙皇后的不悦，走上前去，为孙皇后添了杯雨前龙井："皇后娘娘，这小贱蹄子越来越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您看……"

孙皇后接过茶盏，喝了口香茶，淡淡道："她能做什么？整个皇宫里，只有她这个公主适龄，两年后，她就是死也要死在乌孙国。她心里头明白，不过是想给本宫添些堵，找些不痛快罢了。"

她放下茶盏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猛地将茶盏一拂在地，摔得粉碎。

"跟她的贱人娘一样的德行！愈刚则愈折，我倒要看看她这种性子，会不会和她娘一样，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"

最后八字，她似是咬碎了，从齿缝里吐出来。

回到寝宫，云罗却并未因将孙皇后气上一顿而窃喜，她心中明白，这些总归是幼童的把戏，两年后，该嫁还是得嫁。

秀云给她沏了杯碧螺春，云罗端起来，停了须臾，又放下了。秀云瞧出她心事重重，知道还是为和亲一事："郁郁伤肺、坏脾，公主身子骨重要，莫要伤了身子。"

"当年，父皇让二皇姐远嫁扶桑，二皇姐绝食抗旨。结果被大内侍卫捆着上了花轿，还在二皇姐口中勒了麻绳，以防二皇姐咬舌自尽。可怜的二皇姐一路似囚犯般被押解到扶桑。

"从那时我便知，皇家无情，冷情至此。只是我未想到，父皇不仅要我远嫁苦寒之地，还要将我嫁给年逾四十的乌孙国国王为妃。妃者，不过区区二品。我当真卑贱如斯，不值如斯？

"这如画的江山是父皇的，我们不过是他养在笼中的鸟儿，锦衣玉食，不过是为了有更好的卖相，换取他巩固江山所需。"

“公主！”

秀云也不顾尊卑，急忙上前来捂住云罗的嘴，如此大逆不道之话，若是被有心人听了去，宫里头是非又多，就算云罗贵为公主，身体里头有着辅国公的血脉，也难辞其咎啊！

云罗嘴角漫起一阵苦笑，慢慢拿下秀云的手：“我知道的……秀云，我乏了，今日早些歇息吧。”

夜色阑珊，落月一窗，夏风吹灭了木质镶玉八棱挂角宫灯里明灭的灯火，亦送走了少女沉沉的叹息。

谢允然这几日都在苦思当日那个少女的话。当日那少女的一番言论，令他陡然觉得明悟了什么，却又似隔着一层纱，想不真切。

他背着长剑，走至街上，忽听官府在招募赴前线的士兵，血液猛然上涌，眼睛散发着惊人的光亮，前去报了名。

他从衣襟中摸出那一方绣帕，这方绣帕，他叠得很整齐，珍惜地放在衣襟里，生怕一个不慎弄丢，或是被风吹走。

粗粝的大掌拿着如此精致的绣帕，看着有些违和。

再过不久，他就要离开尚京，远赴北漠，此去，或许只有魂魄才能归来，他忽然强烈地想要再见那个少女一面。

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即可，这个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少女。哪怕此后，马革裹尸，魂断沙场，也没什么遗憾了吧。

少年十分单纯，他不知少女姓名、住址，只是在灵隐寺见过她，于是便日日去灵隐寺等着，只盼能再远远瞧上她一眼。

眼看着参军的时间逼近，他再未看到那个美丽而傲气的女子，心中隐隐有些失落。他失魂落魄地走遍大街小巷，明知那样的女子不会出现在这样的市井之中，却还是着了魔似的去寻找。

灵隐寺的了然方丈见他这副模样，只是轻轻哀叹。少年莫名地挠了挠头，冲着住持笑了一下，牙口白森，只是少年明亮炙热的眸子不再单纯，而是笼上了一层淡淡的忧愁。

临走时，谢允然上山砍了足足一年用的柴火，将柴房填得快装不下

了，这才告别离去。

大业十三年，凤国同北方月氏国开战，战况一如云罗所料。战鼓鸣响的头四个月里，便呈现出一边倒的状况，凤国节节败退，步步紧逼，连败三座城市，退守贺兰山若叶城。

然而就在贺兰山若叶城，一直节节败退的战况发生了逆转。

一个名不经传的马前卒，竟然在敌人的围攻之中，在领军将领首级被斩的困境下，带领剩余残兵，突破围剿，杀出重围，和主力大军会和，在后来的反击战中，甚至摘下了月氏国第一勇士、此次作战左先锋查尔哈的首级！

以此次逆转为契机，凤国士气大振，一扫之前的颓靡之气，竟然越战越勇，捷报频传。

而在这些捷报之中，听到最多的名字，便是谢允然，就连养在深闺待嫁的云罗也对这个名字略有耳闻。

朝堂之上，对于这个名字的传闻颇多。

听说这个谢允然，力大无穷，单手可举千斤，竟然连以力气著称的月氏国第一勇士，都在力气上输给了他。

听说这个谢允然，武艺高强，一把剑使得出神入化，却又化繁为简，手起剑落，便能干净利落地结果对方，俨然已有大师风范。

听说这个谢允然，年仅十八，英雄出少年，相貌堂堂，体态强健，竟然比之月氏国的男子还要高大上几分。

听说这个谢允然，出身卑贱，身份寒微。

听说这个谢允然，不识礼数，身为左前锋，竟然还同士兵们吃宿一起，丝毫没有将领风范。

听说……

关于这个谢允然的传闻，各式各样，传奇缤纷，但总归来说，是毁多过誉。

在这个国家，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，都是通过士族举荐，再小的官员，都有士族的血脉，其后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势力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